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一百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榮

謄録監生臣和其聲

鶴山集卷一百四

宋 魏了翁 撰

周禮折衷 得之何璟提幹

按漢唐以來三禮元本首列正經卷第而書名與傳註人附于下此必先後鄭有所傳授今鶴山先生折衷兩篇標題倣之惟自宮正又中分者非敢輕有因革蓋以賈氏所發明昉為義例學者其詳考云

天官冢宰第一

鄭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官也天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不言司者太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

賈鄭云象天者周天有三百六十餘度天官亦總三百六十官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冢宰亦能調和衆官天官兼攝群職故不言司春官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賈六官之首同此序五句者以其建國設官為民不異也案桓公二年左氏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則居洛本是武王之意至成王周公時恐天下為疑更與諸侯謀定之也

鄭周公歸攝而作六典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

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賈書傳云五年營成周成周與王城同時營則五年營洛邑與孔安國為營洛邑封康叔制禮作樂同是攝政七年畢彼先鄭注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頴川陽城地為然

鄭司農云别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

玄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為

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
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後鄭破先鄭爲君臣父
子之位以其國家草創下論體國經野理應先定宮
廟等位豈有宮廟等位未成先正君臣面位乎
又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
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
賈營國方九里旁三門旁爲四方方三門則王城十
二門門有三道三三而九則九道南北之道謂之經

東西之道謂之緯經緯之道皆九軌左祖右社社者此據中門外之左右宗廟是陽故在左社稷是陰故在右面朝後市者三朝皆是君臣治政之處陽故在前三市皆是貪利行刑之處陰故在後也野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亦音乘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也井方一里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縣方十六里都方三十二里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畺地若畿內鄉遂及四等公邑

皆為溝洫法無此方里為井之事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乃有方里為井之屬但郊外曰野大總言耳散文國外則曰野故鄉大夫職云國中七尺野自六尺是城外則經中野對國言之謂國外則曰野但據

小司徒成文而言

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冦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賈人一日無主不散則亂是以立君治之君不獨治也又當立臣為輔極中也言設官分職

者以治民令民得其中正使不失其所設官分職助理天工衆人取中以為治體其實建國之初主在設官分職為民極耳

位字注謂君臣之位先鄭之説非不通只是不該盖位總言宫廟朝廷之位故後鄭破之

王城十二里或又注云九里已不同又云甸音乘其以出車一乘詩信彼南山惟禹甸之左氏渾

良夫衷甸亦音乘

極本無中義只天下之理到中便不可過不可過便是窮極如斗極屋極洛邑為天地之中是四方所取正之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是也此極字至朱文公發明始分曉

經字是經之營之經畫也言經則緯在其中九經九緯是也經常經界皆此經後人只此一字尚存如權字便錯看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鄭司農云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故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兼百官之義言百則三百六十亦一也且論語言君薨據諸侯言冢宰百官據天子互言之也冢宰大宰者言不異人也賈言主治則兼六官以其五官雖有教禮刑事不同皆是治法也云佐王均邦國者以大宰掌均節財用故也周禮以邦國連

言者據諸侯也單言邦多據王國也然不先均王國

而言均邦國者王之冡宰若言王國恐不兼諸侯今

言邦國則舉外可以包内也

先鄭未見尚書故天官冡宰一段引論語

為說又云周禮連言邦國多是諸侯邦有封

之義建邦設都乃命諸王邦之蔡皆訓封後來為

避漢祖諱傳注多改邦字概稱國于寶亦曰邦疆

國之境有封略之義

又云周禮制度數目康成多是使約法推之如大夫五命士三命周七廟便推殷六廟不知何書出來却殷已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之辭則約法遂窮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

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賈大宰總御群職故六典俱建治典教典云官府禮典已下四典皆云百官者尊天地二官不局其數故不云百官而云官府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此天子之禮不言兆民而言萬民者以畿外封諸侯惟有畿内不封故以畿内據近而言鄭云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者凡言經者以經紀天下故王

言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云邦國官府謂之禮法者凡言法者下法於上故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云常者上下通名者經據在上法據在下至於王與邦國官府俱有常義也

典從册從六自是一件物不可以常訓之漢儒去古未遠然字義已不甚曉故多失經意

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

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罰此法雖不云建亦有建義上六典云治邦國此八法云官府官府在朝廷之官府也鄭玄謂百官所居曰府者欲以官府為一事解與上府史之府别彼府主藏文書此府是百官所居處皆是府聚之義也官刑先鄭謂司刑所掌墨辠劓辠宮辠刖辠殺辠此是

正五刑施于天下非為官中之刑故後鄭不從之也官計謂三年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者此為三年一考乃一計之此官計每歲計之故後鄭亦不從之玄謂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是專施于官府之中於義為當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羣吏之治羣吏之治即是官中之計於義亦當故引破司農也

府藏受藏之謂藏受用之謂府若言藏

主收受府主支用也人一身之藏府亦同後世

以府名州郡不知起於何時

周之官聯其聯事處最密故朱文公謂一部

周禮盛水不漏

周禮用字處文法極嚴如小宰八成之類一字

移不得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

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禄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

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
曰田役以馭其衆
後鄭注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
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圻内者祭祀其先
君社稷五祀禄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賦口率出泉
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税也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
也鄭司農云士謂學士貫大司徒云凡造都鄙鄭注
其界曰都鄙鄙所居也春秋傳云遷鄭焉而鄙留是鄙

所居不遷也典法則三者相訓但邦國言典官府言法都鄙言則所用處異謂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者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畺地則三公之采也云王子弟所食邑者親王子母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六卿同處而五十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二十五里也云禄若今月奉也者古者禄皆月別給之漢之月奉亦月給之云賦口率出泉者下文九職九賦職

賦相繼而言故知賦即九賦口率出泉也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鄙是附 闕

左氏曰是鄙鄭也西鄙北鄙以為我邊鄙鄙有外意如貪鄙彼都人士只當通作一義看

賦有分頒之意以井地所出獻於王也如禹貢之賦與詩賦政于外左氏悉率敝賦凡三等采地所出之物與兵車之屬盡謂之賦賦是上頒其式貢則下以供上賦通人力所出貢止是地所産

如士謂之貢士亦謂之充賦皆地所出之人也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為口率出泉三代安有口賦其誤後學甚多此其一也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禄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鄭康成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

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六極四曰貧誅責讓也曲禮云齒路馬者有誅凡言馭者所以敺而内之於善

詔太宰以此八柄詔告于王馭羣臣餘條皆不言詔獨此與下八統言詔王者餘並羣臣職務所當依行此乃王所操持王不獨執羣臣佐之而已故特言詔也言馭者此八者皆是敺羣臣入善之事此經自五曰已上皆是善事則大善者在前小善者在後自六

曰已下皆是惡事則大惡者在前小惡者在後此中
爵與禄廢與置皆别文以王德為大能明辨之八則
中爵禄廢置皆共文者以其德小不能辨故也
八則八柄言馭者凡十六字只當通作一
義講康成以毆而内之於善訓馭字不知祭
祀如何毆神以内於善臣有大罪沒入而奪其家
財如何毆貧者而内於善竊意古之馭者斟酌疾
徐自有其法康成不察此十六箇馭字若以古之

善馭者推之當訓品節而歸於範之意如祭祀而斟酌天神地示人鬼之品節而不違其則庶乎其可以馭神也自祭祀馭神而皆得其品節以下則其他盡通然其間以漢制沒入家財為奪以馭貧一條尤害義理三代安得有沒入人臣家財之法古者待臣下無絶法如臣之去國素車白馬以喪服去雖待放於郊然猶爵祿有詔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雖奪之而不使其妻子

至於乏絶故禮爲舊君有服上下皆以忠厚存心及至戰國孟子始有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之言如臧武仲去國猶以防求爲後於魯爲臧爲也武仲去而猶據防以請立臧爲爲後故孔子以爲要君是三代之法臣有罪而奪爵之類亦必斟酌而不使至於貧困此其所爲馭而康成之誤解經當表而出之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

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賔

賈鄭云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此八者民與在上同有物事也謂率下民使與上合皆有以等其事上行之下效之也故以萬民為主也

統有總統之意如綱領之屬若刱業垂統是總於祖宗而垂之無窮且制度紀綱是四件物儀禮純為全匹半匹為制幣長一丈八尺如銖只是二十四銖今廣稱二十五銖便非古制八

統如中庸九經達吏不可拘在下位不能自達者

吏則通上下之官稱之三公謂之三吏孟子以諸

侯為天吏今之吏部則舉天下之官皆掌之胥史

謂之吏不知起於何時

天官冢宰盡統衆職自小宰以下無非分職

授任各有條理以此知冢宰事無不統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

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

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財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鄭三農平地山澤也先鄭以九穀為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以無秫大麥而有粱苽爾雅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原及平地可種黍稷之等隰中可種稻麥及苽也後鄭三農乃以平地及原隰謂山澤不生九穀下食醫亦云凡膳食之冝有犬冝粱魚冝苽以知無秫大麥而有粱苽地官掌山澤者謂之虞掌

川材者謂之衡澤無水曰藪牧田在遠郊
賈謂鄭約家人所受田處即有牧六畜之地故云遠
郊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
鏤革曰剥羽曰析金玉曰貨桑食貨志王莽居攝更
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器名曰寶貨嬪婦人之美稱臣
妾男女貧賤之稱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爾雅疏穀
皆不熟為大荒
嬪止匹妃之稱傳注泥堯女邑姜是有德

行之妃故以為美稱横渠破生曰嬪死曰嬪之說最是疏材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注軍旅又有疏材以助禾粟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其兵器謂守衛陳兵之器野囿之財用苑囿藩蘺之材故臣妾聚斂之閒民載芟詩曰侯彊侯以注彊有餘力者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朱氏謂傭力之人隨主人

所左右是也

古無豆之稱只是菽字于豆于登乃是俎豆之豆先後鄭以菽為豆疑此字自漢始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本又作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先鄭財泉穀也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

後鄭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征者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筭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所有

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為一書所待異也

賈以九賦斂財賄此賦謂口率出泉其處有九云賦

計口率出泉則財賄非泉云斂財賄者計口出泉者

取財賄以當算泉之賦故云斂財賄也變邦稱家削

者謂二百里之内地名削其中有大夫采地謂之家

削大夫采地中賦稅入大夫家但大夫家采地外其

地為公邑公邑之内其民出泉入王家故舉家削以

表公邑之民邦縣之賦者四百里地名縣有小都賦

入采地之主其中公邑之民出泉入王家也邦都之賦者其五百里中有大都大都采地其賦入主外為公邑其中民所出泉入王家也關市之賦王畿四面皆有關門及王之市廛二處其民之賦口税所得之泉也山澤之賦謂山澤之中財物山澤之民以時入而取之出税以當邦賦所税得之物貯之而官未用有人占會取之為官出息此人口税出泉謂之山澤賦也幣餘之賦者謂為國營造用物有餘並歸之職

幣得之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為官出泉此人亦口
稅出泉謂之幣餘之賦然關市山澤幣餘不出上六
處而特言者以其末作當增賦故也賦為口泉鄭氏
引漢法民年二十五以上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為
筭故於此注云令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
邦中在城郭下至五百里此皆約載師所云遠郊甸
地削地縣地畺地之等遠近之差
三代賦字只是須其式以任井地所出獻

於上初非計口出泉唐陸贄猶以民間出泉為不便況成周乎鄭氏以漢法解經至熈寧而禍不可勝言此九賦又其一也周禮有三箇縣字畿内為天子之縣六遂上有縣四甸上有縣故漢猶以天子為縣官字書無縣字即寰字又云王畿四面有關謂之近關甸稍縣都自有遠關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賔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

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為班布之班班謂班賜也後鄭謂王所分賜羣臣也好用燕好所賜予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鄭注嬪故書作賔先鄭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賔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

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斿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為摯肅慎貢楛矢之屬是也

後鄭嬪貢謂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㯃也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杶榦栝栢篠簜也斿讀為游囿之游斿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九貢先後

鄭多異說

賈言故書者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出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為今文古今不同故云

故書作賔此九貢皆是諸侯賔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為賔貢若言絲枲堪為婦人所作是也器貢服貢大行人因朝而貢此後鄭不從幣貢謂玉馬皮帛禹貢堯時無貢馬法覲禮諸侯享禮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周則有之先鄭以斿貢為羽毛後鄭以斿貢讀為游謂燕好珠璣琅玕也

月令内有貢犧牲者自有一項田養犧牲

馬是人主所用之物亦無貢惟康王之誥布

乘黃朱以為庭實却非常貢後鄭旂貢添水傍為游恐是九旂旂旗上羽毛當從先鄭又云古者旗便是物各以其物乃是字象形所謂九旗之物古人數物多用旗幟之類物馬而班之却是物色之物今物貢只是泛言物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

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鄭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長也長諸侯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宗繼别為大宗收族者
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絶民税薄利之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

其材物以時入于王府頒其餘於萬民富謂藪中材物

賈訓兩為耦欲取在上與民相恊聯綴使不離散也

鄭引孟子鄉田同井但鄉遂為溝洫不為井田而云鄉田同井者鄉遂雖不為井田亦三三相任以出税與井田同

周制上自國都王畿外至侯國皆相聯絡

大而言之分天下為二伯曰牧九州之長九

牧亦曰牧牧有司牧之義長有君臨之義師有師道焉通人君卿大夫皆有師道儒之名見於後世周官此一字元無歸着不知何所當次第一鄉一邦自各有有道之人表儀風俗居鄉謂之父師少師亦謂之先生處士亦謂之上老中老此皆可以當儒但周官不分曉說宗以族得民凡人受氏各自有宗大宗一小宗四一子一宗别子四宗左氏謂之立宗諸侯之後是大宗非諸侯之後皆小宗

亦有為嫡子而無嫡孫者亦有云云　宗藩序詳之

主以利得民主是公卿大夫左傳謂主相晉國于

今八年又事吳敢不如事主乃瞋皆是吏以治得

民吏是羣吏凡官皆是不必是胥吏友以任得民

田間比閭族黨無非相友之義數以富得民上八

者皆在井田內惟數則如鄭之原圃秦之具囿楚

之雲夢皆是數

古制上下相聯絡親比如此竊意凡一人生

死閭胥使計其年月日時有保有受天地間人都有箇數溝洫道路自有條數閭有門以譏出入縱有盜賊也來不得自後世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民間自生自死盜竊亂賊並作此井田不復之弊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

鄭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正治之事于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

徇之使萬民觀焉

賈知正月是周之正月者下文乃縣是建寅明上云正月是周正月知乃縣是正歲建寅之月者下云小宰所以佐大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乃縣為一事象魏闕也

鄭司農云周公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焉孔子謂之觀春秋定二年傳夏五月雉門災及兩觀是也觀者以其有教象可觀望又謂之闕者闕去

也仰視治象闕去疑事或解闕中通門左氏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注闕象魏也案公羊傳云子家駒謂昭公云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公曰吾何僭哉曰設兩觀乘大輅何氏云天子兩觀諸侯臺門李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縣教象之法可知始和鄭謂始調和六典八法已下之事和訖即頒布從甲至甲為挾凡十日斂藏之于明堂於於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

自鄭康成以正月之吉為周正月乃有三正之説某以為無也前乎為商以十二月為歳首而夏時不改後乎為秦漢以十月為歳首夏時亦不改甘誓所謂怠棄三正是廢天地人之正道咸有一徳之爰革夏正亦謂政也正月之吉始和乃孟春天氣始和亦不如鄭説牽強其讀法則或吉月或四孟月鄭謂去民愈近讀法愈多象魏觀闕也釋名曰觀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謂之魏

以其巍巍也謂之象魏以其縣象也諸侯有臺門無兩觀春秋傳新作雉門及兩觀譏加其度謂之觀以其可觀也謂之闕以其闕中也或曰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則正月梏夏時四月如正月繁霜又一義武帝雖建寅從夏時然終西漢至東漢大朝會元以十月為歲首嘗於諸志檢討盡然

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

其殷置其輔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

鄭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亂為民叅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伍人鄭司農云殷治律輔為民之平也玄謂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天台周成子謂牧州牧也舜十二州則有十二牧周九州則有九牧王制即以殷制名曰伯其

實一也但八州八伯以王畿王者所治其州不復設
牧故云伯然王畿千里以舜十二牧之例例之又參
以左氏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當有九伯但不統王畿
耳監後鄭以為諸侯非也所以明國亦有侯爾豈以
監各侯哉此乃牧之屬長之帥就擇賢侯為之猶殷
有連帥卒正也職方曰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
制其職設牧之下又曰制職可見州牧必有監長二
職以相維也但五長為五國置長甚明監則莫知幾

國而設一監豈亦如殷之聯乎王制言天子使大夫
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乃漢博士撰王制篇
因書言三監抉殷畔據以立此條决非立監本制州
牧自有命卿大夫上監州牧而每牧至二人哉且武
庚但承殷祀初非方伯武王以三子並監者以革命
之初殷民疑貳一時權宜不為定法漢初未見周禮
王制闕然故漢儒旁録三監臆為之說耳參佐也國
之卿也非指三人也伍衆大夫也猶行伍之云非指

五人也卿大夫多少之數隨國大小為之差殷衆士也輔府史胥徒也五都亦立之長如外諸侯但在王畿内不復有帥牧耳書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也兩卿前鄭云兩丞掾都家無卿官朝大夫乃止上士名為朝大夫惟都宗人都司馬秩雖均上士而職之與名則兩卿之似者茲其謂之兩與小都之有家宗人而司馬則以其家臣為之伍其都家之士及都鄙之屬殷則下士庶子輔則胥徒也

後鄭曰正六官之卿貳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也攷稽察也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此文先云施法則于官府則官府乃總言三百六十之官非止六官也左傳云百官之正長師旅是每官秩之最高者為正其次為貳為攷惟獨員及員少者則不能備貳攷及殷鄭專云六官則拘矣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鄭成八成

賈八成小宰職掌據上文官成在八法治官府中今特出之者以其八成本待萬民不待官府若不特出之則無此待萬民之事以禮待賓客本在八統今特見之者以他皆王行之於朝以示民唯禮賓特别有禮若聘禮之類是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鄭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

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也具所

當共脩掃除糞洒

贊五帝者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

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依

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故云祀

五帝於四郊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

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

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覔案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及殺訖納與亨人

古人祀祭最嚴王親牽牲又親射牲以授亨人宗廟不用幣而几爵則以玉為飾與天地五帝之几爵不同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

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鄭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王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天台周氏云朝覲會同大禮宗伯為上相今贊以冢宰者亦以會同之大也

朝覲巡守之禮舜典王制周禮周官皆不合以事理揆之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大時巡為近之若一年而巡四嶽則恐無是理然

傳注謂魯以春朝廢春祭又不可曉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鄭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

賈王有三朝必知此是路門外朝者但外朝是斷疑獄之朝路寢庭朝圖宗人嘉事二者並於事簡非正朝故知治朝路門外司士所掌四方之聽朝謂王巡狩在外時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鄭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

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鄭正正處也會大計也先鄭云三載攷績

賈曰官致其治政功狀與冢宰聽斷其所致之功狀文書而詔于王大無功不徒廢更加罪大有功不徒置更加賞

誅止責讓字從言六經皆然自秦漢來始以誅訓殺嘗記陵陽三禮辨云歲終廢置各因其事而舉錯之也三歲誅賞大計其凡而升黜

之也舜之法三載而攷績九載而後黜陟加焉待
岳牧九官之法也羣吏則不容俟之如此其久鄭
仲師既講引攷績為比而説者又以為虞周事法
詳略繁簡之不同又誤矣又云太宰之屬自宫正
至掌次掌王起居飲食之事自太府至掌皮掌王
財賄出入之事自内宰至屨人掌王之内事夏采
掌王之終事凡此諸職在漢則少府領之三公不
預在唐則殿中省専之九卿不預此可以觀世變

矣今之制自宫正以下其職總於内侍省别於御藥院内東門司分於内藏庫御厨太醫局翰林儀鸞司御輦院之類其典領者皆奄人也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宫刑以治王宫之政令凡宫之糾禁

鄭杜子春云宫皆當為官玄謂宫刑在王宫中者之刑若今御史中丞

賈後鄭以宫刑宫中之刑不從子春官刑者見司寇

已云四曰官刑此小宰不往貳之則不須重掌又下文觀治象乃退以宫刑憲禁於王宫故知宫刑明矣應劭云御史中丞秩二千石朝會獨坐副貳御史大夫内掌蘭臺圖籍外督刺史糾察百僚故舉漢法以況之

鄭以漢制釋經類此不知周之御史在五史之下戰國時御史在前執法在後猶未甚重秦漢歷代至以御史大夫為三公至本朝不輕

除大夫後來亦不除中丞以侍御史爲臺端殿中爲副端因云如中書尚書侍中古只是在左右前後掌圖書之臣到東漢凡事盡出尚書到唐以爲三省長官本朝侍中只除兩人曹韓而已因親近遂竊權竊權遂秉政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鄭逆迎受之鄭司農云貳副也

賈太宰所掌小宰副貳之

六典只是國家舊章上從冊下從六王荆公表内用遵閣字乃是字書説典為遵閣之也典是定本六叙六職等是作職事故上説經邦國下説平上説擾萬民下説寧如此推之皆别是義用字極嚴

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

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賈凡言敘者皆是次序先尊後卑各依秩次則羣吏得正故云正羣吏也

賈局於後鄭以敘為秩次凡皆先尊後卑情為爭訟之辭恐情字難訓爭訟又專以先尊後卑為說則訟豈以尊卑而分曲直乎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鄭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

賈鄭依書傳云公攝政三年踐奄與滅淮夷同時又按成王周官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成王作周官在周公攝政三年時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時此鄭義不見古文尚書故為此解若孔據古文尚書多士以下並是周公致政後成王之書周公攝政時淮夷奄與管蔡同作亂成王即政後又叛成王親征之故云滅

孔安國注明王奉若天道亦說設官以象

天地日月星辰之意然成王即政與周公攝政年月多不可攷周禮冬官闕與夏官與司馬軍司馬及司祿等皆闕大率是溝洫兵賦與班爵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至秦而又併天下詩書百家語燒之

秦雖焚書止焚天下所藏私書其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惜蕭何以刀筆史止收圖籍以知天下户口阨塞至項羽焚咸陽博士所藏始蕩盡故

山嵒屋壁所出皆訛闕不完耳因舉三禮辨云六官之屬各六十而經文參差不齊自今考之天官之屬六十九嬪世婦女御附地官之屬七十二胥師已下附廛人職春官之屬六十四內宗外宗附世婦瞽矇眡瞭附小師職卜人附小師職男巫女巫共為巫師一職神仕不為職夏官之屬六十九圉人不為職秋官之屬六十一五隸不為職冬官之屬三十四考工記三十工外當有大小司空及匠梓四職或曰六十舉其大數也或曰多少相乘恰得三百六十也然考工記又有梓師輈人之名

則其脫遺葢不止此矣大事各從其長長六卿也小事則專達達於王也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是以權不侵而國無滯事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懐賔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鄭懐亦安也賔客來共其委積所以安之聚百物者

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賈教典共其委積者大司徒下有遺人掌十里有廬

廬有飲食之等故云共委積也云司馬主九畿并引

職方者司馬直主九畿無貢物之事故引其屬職方

也

六官皆有事大宰扶持世界合有六官一

件少不得冬官所謂事此書惜乎不存疑其

盡是營國授田等事必有容心去之者荆公謂刑
不能勝然後有事此說未盡職字之義則是主此
事者謂之職其實典是定本職便是推而行之處
王昭禹解是賊字非從戎毁則為賊乃從刀從戈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
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
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鄭司農云大祭祀太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視

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大喪太宰贊贈玉含玉司徒率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宗伯為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此所謂官聯杜子春云弛讀為施玄謂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

賈大祭大喪二事皆不言司空司空亡故也

聯事如每事有關會處多也記得朱文

公曽説陳君舉解受誓戒與分胙付之刑官是要檢柅其惰慢之意不必如此説司寇刑官亦合舉是職三禮辨云六聯皆官府之大事非一官所能共故合事而共治也喪荒二事而相類田役二事而相關斂民之財弛民之力亦二事而相備也言斂則散可知言弛則用可知凡小事皆有聯謂一官之内自相通屬者如膳夫之於庖人亨人内外饔酒正之於漿人凌人師保之於諫救太府於内外玉府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先鄭比居謂伍籍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版戶籍圖地圖也稱責謂貸予傅別謂券書也聽訟責也以券書决之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為兩兩家各得一也禮命謂九賜也書契符書也

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傅别謂為大手書於一劄中字别之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質劑謂兩書一劄同而别之長曰質短曰劑傅别質劑皆今之券書也

買責謂貸子者謂貸而生子者若今舉責即地官泉府職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若近郊民貸則一年十一生利之類是也傅别謂於券背上大作一

手書字劄字中央破之為二段別之云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者此予則取予謂若泉府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及旅師云春頒秋斂賒取官物後還無生利之事質劑案地官質人云大市曰質小市曰劑注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言兩書劄同而別之者謂前後作二券中央破之兩家各得其一背無手書字異於傅別

禮曰右契右者作字自右起故謂之右契

左券者却是主者執右對者執左八成皆是

舊法成事品式依時而行之先鄭謂簡稽士卒兵

器簿者如黃池之會行頭官行擁鐸拱稽名籍云

責謂貸而生子若今舉責即地官泉府國服為息

近郊民貸則一年十一生利此國服為息恐是劉

歆傳會康成誤解以致荆公禍天下周公之制必

不放債取利三禮辨謂比居為五家為比居所居

若今差役簿是也簡稽遂人所謂稽其民人簡其兵器者今軍籍也版圖六鄉二十五家為閭六遂二十五家為里版户籍圖地圖也聽稱責以傅别稱舉貸也責取償也孟子曰又稱貸而益之太史公曰焚券棄責傅别剕公謂即地傅判書也判書者著約束文書中别為兩各得其一如今所謂合同分支也地傅具朝士職餘並從鄭賈說此段取予出入相似而不同傅别書契質劑難分而實異故詳著之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鄭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杜子春云廉辨為廉端賁此經六事皆先言廉後言善能之等故知將廉為本廉者潔不濫濁也廉法謂守法不失剬公謂治汙謂之汙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治擾謂之擾則治弊謂之弊矣廉者察也聽官府弊吏治察此而已善其行謂之

善善事謂之能能直内謂之敬能正直謂之正能守法謂之法能辨事謂之辨此六行能而謂之六計者察其吏治而知其所以治者行能如此此聽官府獘吏治之數也故謂六計

字書無弊字只是敝敝斷也與一言以蔽之字同義廉者以廉隅堂廉謂有分辨界限鄭賈王所謂絜廉與治汙皆失之以潔廉加於六者義皆不通三禮辨謂聽字衍

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

賈言以法掌祭祀已下七者皆是上六聯百官聯事通職者以官共故經云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也然六聯中不言朝覲會同者以彼賓客中可以兼之此七事在太宰八法中六曰官法彼在八曰官計上者以其彼有數故在上此官法無數故退在六計下也鄭公云小宰掌戒而不掌誓掌具而不掌脩益誓聽於

一而脩則有所加損戒與衆共而具則共之而已又言
以法則亦不豫道揆故也

王荆公常以道揆自居而元不曉道與法不
可離如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其有
道也法不本於道何足以為法道而不施於法亦
不見其為道荆公以法不豫道揆故其新法皆商
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為害不小因記
永嘉二陳作唐制度紀綱論云得古人為天下法

不若得之於其法之外彼謂仁義道德為法之外事皆因荆公判道法為二後學從而為此説曾於南省試院為諸公發明之衆莫不服如周禮一部三百六十官甸稍縣都鄉遂溝洫比閭族黨教忠教孝道正寓於法中後世以刑法為法故流為申商

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鄭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施舍不給役者七事故書

為小事杜子春云當為七事書亦為七事判公惠施馬謂之施政役馬謂之舍理其事謂之治爭其事謂之訟財用出於官府施舍加於人民治訟則或以財用之不共或以施舍之不治故先言共其財用次言治其施舍後言聽其治訟

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鄭又從太宰助王也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唯

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

賔喪謂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襚幣玉之事荒謂凶年諸侯亦有致幣玉之事𦵯公宗廟之祼求神於陰賔客之祼則若今禮賔客祭酒也祼將祼而將瓚也喪荒有幣玉則賻贈賵委之物

宗廟祭祀自坐尸迎牲以後無非是義理此正所謂精義入神處故曰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如祭天以特牲器用陶匏玄酒明

水不近人情者最尊若夫祭爓祭熟近人情者禮之降故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

賔客之禮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之王雖不酌而有受酢之禮使宰夫為主人示公卿大夫不敢抗禮於君而受酢則臣不可以代君飲故有受酢之事

喪荒之幣　王鄭賈謂賔客所賵委之禮不知何故不引宣王禱旱之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乎

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羣吏之要贊冡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

鄭每月之小計

賈小計對下經歲會為大計言冡宰則𨼆百官總焉謂助冡宰受一歲之計歲終則令羣吏致事者謂使六官各致一年之功狀將來考之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會計文書及功狀也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鄭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賈知正歲是夏之正月者見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若正歲是建子周正即令之十月氷未堅不得斬之言正歲得四時之正周殷則不得以此知諸

言正歲者皆四時之正是建寅之月

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令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鄭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

賈凡刑禁乃出秋官令云憲禁者與布憲義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縣之於宮內也此經於職末當禀於太宰而令百官謹於此數事以結之也

憲疑訓顯字禮記舉憲憲令德則古字通用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鄭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儀賈知此治朝在路門外者燕朝在路寢庭外朝在庫門外其事希簡非常治政之所此云治朝是常治事之朝

天子五門三朝

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玄謂雉門三門也

祥道謂臯門之内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獄訟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内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太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内燕朝也太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朝於治朝而退聽

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縣治象所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内亦九室九嬪居焉是皐庫雉應路也

後鄭雉門與先鄭異

皐門

詩曰皐門有伉左傳曰魯人之皐杜氏曰皐緩也皐鼓皐舞皆以皐為緩則門之遠者謂之皐宜矣毛氏以皐門為郭門非也

庫門

郊特牲曰王聽誓命曰庫門之内戒百官也曲禮曰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天文東壁為文府西奎為武庫漢書於府言財物之府於庫言武庫則庫門兵庫在焉

雉門

春秋書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傳云五版為堵五堵為雉蓋城雉之制在是也何休曰天子外闕兩觀諸

侯内闕一觀然天子外闕於經無見

應門 亦謂之正門

應門發政以應物也明堂位南門之外亦曰應門康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路門

路大也王之路車路馬路寢皆曰路則大寢之門謂之路門宜矣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春

秋之時齊晏子端委於虎門鄭子良伐虎門末世

諸侯之門亦倣其名耳

後鄭云記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

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

則王五門雉門為中門雉門設兩觀周禮閽人掌中

門之禁意者雉門與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

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

門益中於五門謂之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

以應物謂之應門門畢於此而謂之畢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門之名豈一端哉大抵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諸侯三門庫雉路耳諸家皆以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燕朝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

又月令季春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注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

又陳祥道曰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司寇凡民之有獄訟入束矢鈞金于朝朝士凡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是禁施於雉門之內而不於雉門之外故庶民得以造外朝而奇服怪民得以入臯門庫門若然縣法於中門宜

矣又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是窮者達其情於外朝之肺石朝士又達窮者之情於内廟之路鼓與古者天子内五門庫皐雉應路應門之外左右設宗廟社稷治朝居其中康王受顧命於路寢訖諸侯出廟門俟廟門指應門外也故康王出在應門之内注王出畢門立應門門内之中廷太保畢公率東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右則康王出御治朝而誥諸侯是治朝得稱廟以廟社在左

右故天子朝諸侯在廟中亦謂之廟受在廟行饗
禮然後路朝行燕禮謂此乃祖宗之治朝非巳之
治朝也其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則司士見焉
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鄭恒次敘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辦理之
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復之言報也反也
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賈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復是報白之義

不得為請故後鄭不從又王命既出在下受而行云逆逆者向上之言不為向下之義故後鄭亦不從據夏官諸侯臣民皆復逆並有則此亦有上書奏事耳及至夏官太僕先鄭注云復謂奏事逆謂受下奏即與後鄭義同是先鄭兩解也

東西相迎逆謂之逆並行謂之順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

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鄭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謂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治要若歲計也師辟小宰宰夫也治凡若月計也司辟上士中士治目若今日計也旅辟下士也治數每事多少也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贊治若今契文書草也治敘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召呼判公合衆數而為目合衆目

而為凡合衆凡而為要要則月計凡則旬計目則日計旬計則宰夫所謂旬終正日成也二三四之數府史之所掌也而旅治之目則旅之所掌也而司治之凡則司之所掌也而師治之要則師之所掌也而正治之此官府之八職也故治之至於要而止若夫會則正之所掌也而王治之矣故大宰受百官府之會而詔王廢置廢置在王則王治之矣凡治官府以法為主成則以待萬民之治常則聽官治而已故正掌

官法師掌官成旅掌官常司亦掌官法者正掌官法以正其屬司掌官法則貳之而已

漢趨走者謂之伍伯着絳衣朝會處追班之類徒只是空手人如舍車而徒徒善徒法亦此義

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鄭羣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為鄙五鄙為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乘猶計也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詐為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判公謂宰夫所考及於百官府群都縣鄙則大宰小宰所謂官府都鄙其為百官府群都縣鄙可知矣不言財用之出入而曰乘其財用之出入者以一二三四乘之則謂之乘總會其數則謂之會失其所藏之貨賄則謂之失財非

所用而用焉則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也則謂之失物辟名則其出入名不正而已足用者用無不足而已長財則所藏又有餘焉善物則所作所受又無不善失物有不可謂之財而財亦物也言失財用物則失物非財以其既言失財故也言善物則財亦物也以其未嘗言善財故也所誅非特治官之屬也故曰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誅以詔冢宰則當可知矣

辟名詐為文書以空物作見在文書鄭說是也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鄭比校次之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膳獻禽羞俶獻也飲食燕享也鄭司農云飧夕食春秋

傳云飧有陪鼎牽牲牢可牽而行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玄謂飧客始至所致禮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賈牛一羊一豕一稱牢經以牢禮為饔餼客大行人上公饔餼九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此等其侯伯降二等以七為節子男降二等以五為節又掌客云上公飧五牢五積侯伯飧四牢四積子男飧三牢三積是其數也荆公云牢禮之法膳則殷膳太牢之屬是也獻則上介有禽獻之屬是也下則飧五牢之屬是

也飲則壺四十之屬是也食則食四十之屬是也牽則牽四牢之屬是也賔之飱牽則有司所共賜之飱牽則王所好賜陳數則以爵等為之

飱夕食以文解字後鄭以為客始至所致禮其

義方該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鄭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辦賈三公六卿尊故宰夫與春官職喪帥其於喪家有事官有司而治之大夫之喪甲宰夫不自為使在已之下其旅三十有二人帥有事於喪家之有司治之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鄭歲終自周季冬正猶定也旬十日也治不時舉者

謂違時令失朞會

賈知歲終是周之季冬者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治于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

以後鄭注月令于季秋下云秦以十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定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為來歲受朔日為度入唐

孔頴達正義亦案史記案文公獲黑龍自為水瑞

命河為德水以十月為歲首則知之以十月為歲
終而以十一月為歲首未嘗有之為失正之說也
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
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鄭良善也鄭司農云正歲之正月以法戒敕羣吏若
今時舉孝廉方正茂才異等
賈正歲乃夏之正月是其歲始故以法警戒羣吏四
科異等此經據宮中子弟先鄭所云不要宮中之人

避光武諱改秀為茂一部周禮諸言正月者先後鄭謂為周之正月諸言正歲者先後鄭謂為夏之正月故書歲終之事常介乎正月正歲之間

鶴山集卷一百四